

《神州》影集的再思

莊祖鯤

《神州》電視影集開始發行之後，各界的反映相當踴躍，這是在預料之中的。然而總的來說，觀眾的回應究竟是褒多於貶，或貶多於褒？這恐怕一時還難以確知。但是重要的不是觀眾的回應如何，而是作為一個傳福音的人或媒介，我們所傳遞的信息是否準確？有否容易誤導別人？是否在信息中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議？凡此種種，都是傳福音的人或媒介極大的挑戰。

《神州》電視影集是依據遠志明所著的《神州懺悔錄》一書改編而成的。基本上無論是鏡頭、聲光、配樂，都達到相當的專業水平。使原著所無法表達的意境，可以充分地展現出來，造成相當的震撼效果。由於在海外拍攝此影集，有許多的限制和困難，電視製作群能以剪輯的方式來完成此艱鉅的工作，他們的成果是值得讚賞的。

基本上，《神州》電視影集的主旋律，用中國當代著名的學者劉曉波的名言來說就是：『中國人的悲劇，就是沒有上帝的悲劇。』因此《神州》電視影集以中國自春秋戰國時代開始的二千五百年的歷史，來描述中國如何在遠離上帝的情況下，逐漸墮入萬劫不復的悲慘下場。

我個人對《神州》電視影集的看法是亦喜亦憂、「一言難盡」的。首先，對製作人遠志明及我的老友謝文杰，以及所有參與製作此電視影集的人，我是由衷地佩服的。這是中國教會首次有此大手筆、大氣魄的創作，他們的創意及成就是必須予以肯定的。然而為了能「更上一層樓」，我也必須衷懇地提出一些我的管見，以供大家再思的參考。

第一，以縱貫古今的方式，來對歷史下評論，是極為大膽，而且極有爭議性的做法。換句話說，中國歷史的悲劇，是否能簡單地套入『中國人的悲劇，就是沒有上帝的悲劇』的結論中，恐怕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了。我可以預期大多數的基督徒會覺得深有共鳴，但是慕道朋友及非基督徒卻未必認同這個結論。歷史不像自然科學容易有一致公認的結論。歷史雖然依據史實，然而史實卻可以因政治立場、個人喜好，而有不同的解讀及評價。闢如說，至今雖然太平天國在中國被尊為農民起義的典範，但在台灣，太平天國仍被視為背棄傳統中國文化的草寇亂黨。因此像《神州》這樣立場鮮明的歷史解讀，引起爭議是必然的結果。一定有人會爭論，西方國家雖有上帝，卻同樣打打殺殺。也有人說，西方有宗教戰爭，中國卻沒有(這是錯誤的論點，但在此暫且不表)。這些爭論都會減弱此劇的說服力。因此我個人固然基本上認同『中國人的悲劇，就是沒有上帝的悲劇』的結論，然而我覺得應該更謹慎、更全面地去表達這個觀點。我更會避免以黃老的「無為之治」來與「敬天畏神」相提並論，免得有人誤以為「無為之治」彷彿就是基督教的政治策略。

第二，《神州》電視影集其實更像是「史詩」，而非「史記」。詩歌是抒情的，是象徵性的，不像敘述體的歷史那樣取材嚴謹。因此，《神州》電視影集有些地方採用了一些傳說中的故事(例如褒姒是龍的怪胎等)。以詩歌而言，這或許是無可厚非的。但是以一個製作嚴謹的作品而言(更何況是一個基督教作品)，這種穿鑿附會的傳說，最好是應該予以撇棄的。

第三，《神州》電視影集在某些方面來說，幾乎是《河殤》的續集。我知道當初製作《神州》時，這也是主要的動機之一。因此，在批判「龍的文化」方面，及以「蔚藍色」來與黃河的顏色做對比等地方，在在都顯明《河殤》的影子。因此這也帶來愛憎分明的兩極化反應。對於極為欣賞《河殤》的人，看《神州》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暢快。反之對那些不能認同《河殤》的人，他們也會將《神州》棄之如敝屣。同時，由於下意識地將《神州》視為《河殤》的續集，也使《神州》限入一些窠臼之中。闢如過份地以「龍」作為批判的對象，我認為是不必要的。而且將聖經中的龍，與中國傳說中的龍劃等號，也是大多數聖經學者所不贊同的。

第四，遠志明對於老子有特別的偏好，因此在《神州》電視影集中，往往有意無意地將他的言論、他的主張過份神聖化了，好像就是神的「特殊啓示」一般。因此他說中國兩千五百年來的太平盛世，都是採用老子的治國之說。他暗示這其中含有某種「神聖的必然」。遠志明的《老子 vs. 聖經》一書，固然對我也很有啓發，但是我及許多基督徒一樣，對於遠志明將老子視同於具有神「特殊啓示」的先知，是頗不以為然的。老子對於道的認知，可能已到達「一般啓示」的極致，但仍然不是「特殊啓示」。因此老子的「無為而治」，也絕不是神的政治策略。事實上，整本聖經也沒有提到甚麼才是合神心意的治國方案。對於老子過份一廂情願地嚮往，也許是《神州》的敗筆之一。

最後，我對於《神州》電視影集的建議是，將來再版時，若能予以適度的裁減，刪除一些較有爭議性的題材，使之濃縮為六集，或許更好。至於未來要拍製《十字架》的影集時，我想需要更謹慎的規劃。因為我相信遠志明的文筆與思路是一流的，但是他在神學思想及宣教學方面的素養恐怕尚有未逮，必須有更強的編輯群相助，方克有成。這是我的肺腑之言，盼望能引起更多的反響及反思。